



近年来,高教领域谈论最多的是国家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简称“双一流建设”)的事了。这既让列入名单的高校无法高枕无忧,让暂时未能入选的高校看清了方向,同时也让正在转型的高校尽快顺应潮流。

“一流大学”的提出是新时代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而“一流学科”则是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然而,静下心来“建设”才是根本。假若从“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本世纪中叶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来看,我们的关注点还要着眼于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均衡性和完整性。以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美国为例,在其4000多所大学中,研究型大学仅200多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数量更少,绝大多数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和四年制的普通本科院校。同样,我国现有2600多所高校中,今后即使都成为“双一流”的高校也不过百分之几,绝大多数是各类普通高校,它们一样要承担起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也都要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努力。因此,大学类型和层次上的区别既是教育生态均衡的需要,也是培养不同人和人才实际的需要,不应厚此薄彼。所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完整、层次合理和结构科学,只能有待于我们自身的合理定位和特色发展。虽然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早已存在,但尚无明确的定义和内涵。一流大学作为一个比较性的群体概念,一直包含着共性和个性的矛盾。共性体现了其当下的普适性和价值性,需要我们学习跟上;而个性代表了其发展的趋向和成长的路径,需要我们充分借鉴。

首先,开放大学要“办一流开放教育”。由于我们开放教育从试点到常态时间并不长,更多的时段我们只是在远程教育中徘徊,因此就有个转型的问题。同时还要“建一流新型大学”,从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只有创新才能驱动,这就需要深化改

革。完成这两项任务既有背景,又有前提,既是目标,更是过程。

其次,要跟进“双一流”,还要瞄准共性,融入建设潮流。比如,教育部已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整个过程总体有部署、具体有安排,课程成系列、教学有团队,成效显著。全国上下还开展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加快推进,将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立德树人作为办学的核心工作来抓。作为“坚持面向人人”的开放大学,怎么看来也无法袖手旁观。

又比如,面对经济转型、产业改造升级,新技术应用层出不穷,教育部启动的“新工科”建设的热度一直在持续。“新工科”建设实质上是从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后的又一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根据“新工科”建设的要求,按照大类招生、加强通识教育,融入创新和创业元素,让其他学科更好地融入工科,以培养出新经济、新产业迫切需要的人才。这恐怕也正中一贯钟情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开放大学之下怀吧。

另外,公选课、先修课乃至旁听课早已成为普通高校内的一道风景线。你看,公选课由于“校红”教师的魅力,一座难求;最初源于美国的先修课也开始走出校门在网下或网上纷纷开启,大学名校名人效应让那些高考学子怦然心动;更有北大课堂旁听的历史传统正不断被发扬,近来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常有外校人员去“蹭课”。至于听讲座,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也常有人不断光顾。看来原本应是开放大学专长的“课程开放”,恐怕再也不能只靠注册缴费、靠密码来限制了。

今年初,我国首个涵盖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已正式发布了,下一步即将开始“兜住底线、保障合格、追求卓越”三级专业认证工作。作为讲究质量保证的新型大学,当然更不能置之度外。唯有瞄准一流,跟进潮流才是。